

# 蘇俄知識份子的「反叛」

尹慶耀

## 一 「集中營」——「癌症病房」——「第一層地獄」

### 層地獄」

無論在蘇俄國內或國外，索爾傑尼欽（Alexander I. Solzhenitsyn）已是一個知名的作家。但是他的三部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症病房」、「第一層地獄」，却有兩部不准在蘇俄出版。

在二次大戰時，索爾傑尼欽是一名砲兵上尉。一九四五年他在的一封信裏批評了史達林和軍事當局而被捕，在集中營受了將近十年的折磨，於一九五四年初獲釋後（一說在集中營八年，流放三年），一度是一個癌症病房中的病人，但後來治癒康復。「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就是描述集中營的生活，而「癌症病房」裡那位主角柯斯杜洛托夫，也是在一封信裏稍稍批判了一下史達林，因而被關進集中營，又因病轉入癌症病院。但重要的不在那些作品的自傳性，而是它們所反映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史達林時代集中營裏的非人生活，也透露出奴工們不穩的氣息。因為當時黑魯曉夫正再度掀起反史高潮，他那部小說就經黑魯曉夫本人核准，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新世界」上發表。

「癌症病房」的時間背景是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當時史達林早已死亡，黑魯曉夫已奪得蘇共領導權，且以布加寧取代馬林可夫的總理地位。政權的交替伴隨着時代的混亂，史達林主義的價值基準動搖，因此病房中的另一病人——一個名叫魯薩諾夫的小官僚，讀到有關新聞後就呆若木鷄，那也象徵着蘇俄體制在十字路口的徬徨與狼狽。當然，作者藉書中人物之口，對

於反民主、反人道的蘇俄體制之批判，更使得蘇俄當局視若眼中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索爾傑尼欽在莫斯科一次文學家集會上，朗誦了剛剛脫稿的「癌症病房」中的幾段，但那部小說不能够在蘇俄出版，只好偷運出境，於一九六八年首先在英國問世。

「第一層地獄」取名自但丁的「地獄篇」，原名應譯作「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小說的背景是馬伏林諾（Mavrino）特種監獄，是秘密警察設置在莫斯科附近的物理學研究實驗室，監禁的是從事反黨活動的科學家。就時間上說，是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為背景，以二十四日夜的史達林肖像，和二十五日清晨兩點半，使國家安全部長阿庫莫夫（V. S. Abakumov）出席該月份的會報，吩咐他繼任丹諾夫（A. A. Zhdanov）的文藝整風之後，再來一次新的整肅作精華。據傳索爾傑尼欽這本小說，從一九五五至六四年，化費了九年心血才寫成，它在蘇俄當然不會有問世的機會，但在美、英、法、西德、義大利，却已印行。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一再延期的蘇俄作協主辦的第四次作家大會，因為事先多方協商折衝，會議進行得相當平穩。不料索爾傑尼欽突然送給作協一封公開信，要求在大會中宣讀。信中要求廢除出版檢查制度，且控訴秘密警察曾搜去他的稿件和私人文件，「第一層地獄」的部分稿件也包括在內。那封公開信並未在蘇俄第四次作家大會中公開，但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捷克作家第四次大會中，它却被公開宣讀，這刺激了捷克知識份子追求自由的願望。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捷克的杜布契克新政權廢止了新聞檢查，在蘇俄武裝侵入捷克之後，檢查制度又被迫恢復。

共黨的文藝路線是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索爾傑尼欽的作品，只是如實地反映了蘇俄社會主義的現實，算不上是反蘇。但共黨對那個文藝路

線的解釋與索氏不同，蘇俄當局不願把「集中營」、「癌症病房」、「第一層地獄」的現實公諸於世。爲了索氏的聲望過高，現今只把他軟禁似地關在他的故鄉梁贊（Ryazan），受着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不得常在莫斯科露面。

## 二 逮捕—判刑—抗議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蘇俄將偷運作品出境以筆名在國外發表的作家辛雅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丹尼爾（Yuri Daniel）判刑。與此相關聯，當時蘇俄著名科學家、作家、藝術家二十五人，聯名上書蘇共中央，反對恢復史達林的名譽，其中包括名核子物理學家加比察（Petr Leonidovich Kapisa），作家尼克拉索夫（Nekrasov），名芭蕾舞家普里塞茨卡雅（Maya Plisetkaya）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約有五十名青年靜靜示威，要求釋放辛雅夫斯基等。有主謀之嫌的青年作家弗·布柯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青年詩人瓦·德羅內（Vadim Delone）及愛·克謝夫被捕。九月一日，布被判處三年重勞動，德及克各判一年但獲緩刑。

布柯夫斯基等被捕後，青年作家金斯基（Aleksandr Ginsburg），格蘭斯柯夫（Yuri Galanskov），杜布洛沃斯基（Alexei Dobrovosky），拉什科娃（Vera Lashkova）於同年二月被捕，延到一九六八年一月宣判，格蘭斯柯夫剝奪自由七年，金斯基五年，杜布洛沃斯基二年，拉什科娃一年。

在審判前夕，有三十一位知識份子聯名發表致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和包戈尼的公開信，要求公平、公開審判。其中包括蘇俄科學院院士諾維科夫（P. S. Novikov），候補院士葛爾凡德（I. M. Gelfand）及夏法勒維奇（I. R. Shafarevich），語言學家尤·葛拉佐夫，科學院亞細亞各國民研究所研究員M·曾德及M·雅加爾，斯拉夫研究所副書記V·伊凡諾夫，以及物理數學、語言學、生物學等博士和名作家、詩人等。此外還有：物理學家巴·李維諾夫（Pavel Litvinov）等十二人聯名致書莫斯科市法院院長，抗議審判的不法與反人道；語言學家及細胞學家瓦欽兄弟致蘇俄最高法院、黨政治局、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抗議文；五十二名學者聯名致蘇俄檢察

總長魯登科（R. A. Rudenko）的抗議文。這最後的五十二人當中，以物理學家、核子物理學家、語言學家佔壓倒多數。

除前述者外，爲了對審判報導不實、故意歪曲，有三十人聯名的公開信，對「青年真理報」提出抗議；另有二十四名知識份子上書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及魯登科抗議；要求公平、公開複審的一七〇人的請願書；以新西伯利亞科學院學者爲主的四十七人聯名抗議文；十二位知識份子致布達佩斯世界共黨會議預備會議的公開信；九十五名數學家的請願書，署名者包括受領過列寧獎金及國家獎金的十一人在內。此外，還有一二一名科學家、作家及其他知識份子的請願書。個人抗議信件，更不勝枚舉。

## 三 八十八人秘密信—三十九人公開狀

蘇俄的知識份子，對於捷克「民主化」運動抱有同情的不在少數，極負盛名的物理學家薩哈洛夫（Andrei Dmitrievch Sakharov）就是其中的顯例。他曾經獲得過史達林獎金及列寧勳章，一九五三年當他還只三十三歲時，就已當選爲蘇俄科學院院士。一九六八年六月，他曾以「蘇俄領導者及全國國民和全世界的善意人士」爲對象，撰寫了一篇題爲「關於進步、和平共存與學術自由的構想」的論文，他在文中主張經濟改革與學術自由，他反對極權暴政，譴責蘇俄的新史達林主義傾向，而爲捷克的民主改革喝采。他預言在一九八〇年以前，蘇俄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多黨制度，走向政治上的科學與民主。他反對核子競賽，建議開發國家包括美蘇在內，每年以其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二十，援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其經濟，以根絕世界的貧窮與饑餓。他相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互相學習，逐漸接近。對於共產主義領導者以「階級的立場」去觀察一切，斥之爲一種偽善的態度。

薩哈洛夫的論文不能在國內發表，但以「地下出版」方式，在蘇俄知識份子間廣泛流傳，且運出國外，被美國一家報紙揭載。

當然，他的論文無法阻止蘇俄的戰車，向着捷克推進。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蘇俄等五國軍隊入侵捷克，那不僅使捷克的知識份子感到悲憤，若干蘇俄知識份子也感到羞愧。於是有一百八十八位進步作家聯名寫了一封秘密信給捷克作家協會，那真像一通謝罪書。信中說：「……在貴國那個悲劇的日子裏，我們莫斯科的作家，痛感本身的

無力……今天，不光在捷克，就是在我們國內，『自由』也已停止了呼吸！

「這次自由的壓抑者來自我國（蘇俄——下同），我們深以為恥。由於我國領導階層的史達林主義作風，和保安機關的嚴密監視，我們不能起而仗義執言，但從一月以來，我們正以羨慕的眼光在注視着你們的奮鬥。在斯拉夫族的一個國家內，存在着思想、言論、行動的自由——共產主義的自由，我們是如何的高興啊！」

「……現今，為教條主義服務，讓作家感覺羞恥的作家仍不在少數。對於創作的自由被抑壓，我們具有豐富的經驗。諸君！將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中了教條主義者的詭計，不要為誘惑作犧牲。……」

「另一方面，我們也誓為人道主義而努力。任何事情發生，決不屈服，決不放棄名譽和良知。……」

「……請接受我們痛苦的擁抱。這決不是猶大的接吻。請原諒我們和俄羅斯。請不要為了你們流淚而責備俄羅斯！」

「理性萬歲！」

這封信是八月二十三日寫成，逃過了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轉到八十八位作家手裏簽名送往捷克，又從捷克將副本運往英國公諸於世（九月十一日由「泰晤士報」發表）。

正像那封信中所說，在蘇俄為教條主義服務的作家亦復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因「靜靜的頓河」而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蕭洛霍夫(M. A. Sholokhov)。他曾於九月十五日蘇俄國防部機關報「紅星」上發表一封公開信，祝駐捷的俄軍官兵幸運、達成任務。可是，他在信中也說：

「軍事任務和和平任務相結合，是一件困難的任務。但是，祖國要求你們充分發揮自制、理性和沉着的氣質。缺少了這項氣質，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兵士和優秀的外交官」。

十月二十三日，蘇俄「文學報」發表了三十九位作家署名的致捷克作家的公開信，其中指責「捷克作家組織的一部分領導者，很遺憾的加入了反社會主義的、破壞的勢力」。不過，信中也沒有直接說明蘇俄軍事干涉是正當的行為。

這封信的署名者是蕭洛霍夫、費定(K. A. Fedin)、柯爾涅楚克(

蘇俄知識份子的「反叛」

A. Ye. Korneichuk)、第霍諾夫(N. S. Tikhonov)等。他們是第四屆作家協會書記處四十二名成員中的三十九名，另外三名是萊昂諾夫(L. M. Leonov)、西蒙諾夫(K. M. Simonov)、特瓦爾采夫斯基(A. T. Tvardovskiy)，一般人推測，他們是那封秘密謝罪書的署名者，因此拒絕在公開信上列名。

有關捷克事件的信件之類，不僅上述幾種。早在去年七月二十二日就是蘇俄侵捷前一個月，莫斯科以北約一百公里阿歷山德洛夫的一位居民——三十歲的A. T. 馬爾琴科就寫好了一通「二千言公開狀」，他支持捷克的「民主化」，反對蘇俄對捷克內政的粗暴干涉。七月二十七日，馬爾琴科前往莫斯科，寄居在拉莉莎·丹尼爾夫人(Larisa B. Daniel)的公寓裏，於二十九日訪問捷克駐蘇大使館，遞交了那通公開狀，經捷克的四家報紙，和義、法、英各共黨機關報及英國廣播協會(BBC)予以披露。不久，馬爾琴科被捕，八月間秘密判處一年重勞動刑。

據倫敦的「星期泰晤士報」報導，去年八月二十二日，蘇俄「桂冠詩人」葉伏圖辛科(Y. A. Yevtushenko)曾致電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電文中說：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睡得着、才能活得下去。我只知道，對於壓倒我的感情，負有向您告白的道義責任。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是一項悲劇的過失，對於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那都是一項沉重的打擊，令人不禁憂心如焚！」

葉伏圖辛科自稱他忝居普希金(A. S. Pushkin)、托爾斯泰(L. N. Tolstoy)、杜思妥也夫斯基(F. M. Dostoyevskiy)、索爾傑尼欽等作家之後，繼承着俄羅斯文學的傳統，但：

「那個傳統教導我，沉默有時是一種恥辱！」

葉伏圖辛科本人否認有這回事，而他本人也未曾被捕。然而，或許他的名望才是他的自由的真正保障。

#### 四 三分抗議——五年流放

武裝侵捷事件爆發後，蘇俄「文學報」發表了不少無人署名的論文，不斷攻擊捷克作家瓦楚立克(L. Vaculik)等「自由派」知識份子。但另一

方面，蘇俄的哈爾科夫（Khar'kov 烏克蘭東北之一省）、里加（Riga 拉脫維亞首府）、塔林（Tallin 愛沙尼亞首府）、維爾紐斯（Vilnius 立陶宛首府）、高加索等地方，均曾有抗議侵捷的示威。

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紅場上，有五個人手持抗議侵捷的標語牌，作了三分鐘的示威而被逮捕。十月九日至十一日，經過莫斯科市法院的審判，五名示威者判刑如下：巴·李維諾夫博士流刑五年，拉·丹尼爾夫人流刑四年、語言學家康·巴比茨基（Konstantin Babitsky）流刑三年，詩人瓦·德羅內監禁二年半，工人弗·德勒木留加（Vladimir Dremlyuga）監禁三年。判決書上未曾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字樣。「莫斯科晚報」對這件事的報導，也只說是「終日酗酒、聲名狼藉的不良份子，在神聖的紅場，叫嚷着散播反蘇的口號」。不過，事實的真相却不脛而走傳到國外。

巴·李維諾夫乃蘇俄前外長馬·李維諾夫（Maksim Litvov）之孫，現年三十一歲，是蘇俄青年知識份子中勇敢的鬥士之一。他曾經編纂布蘭柯夫斯基的審判紀錄，預備把那種不法審判方式公開，因而受到秘密警察的召喚，警告他如將審判紀錄發表，定予逮捕處刑。但李維諾夫却連秘密警察對他的恫嚇也作成紀錄，將兩項紀錄一併分寄蘇俄四大報紙及義共、法共機關報，其結果是石沉大海。但「紐約時報」却弄到一份，予以發表。如前所述，他曾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署名提交莫斯科市法院院長的抗議書。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金斯基等受審時，李維諾夫和丹尼爾夫人在法院前散發呼籲書，指責未開庭先定刑的違法審判。同月十九日，他就以「違反服務規則」罪名，被莫斯科市精密化學工業大學解除教職。

拉·丹尼爾夫人是一位語言學家，自乃夫作家丹尼爾被捕判刑後，不斷要求無條件釋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曾在致克里姆林公開信中，抗議乃夫在集中營裏受到非人的待遇。

此次二人參加三分鐘示威而被判流刑，「塔斯社」報導故意暗示二人均為猶太人，藉煽動反猶太主義情緒為克里姆林的高壓罪行作掩護。

因抗議蘇俄干涉捷克內政而被捕者還頗有人在。去年八月初，有化學工程師瓦齊夫斯基（Lev Kvačevsky）、法律學家簡德勒（Yuri Gendler）、工程師司徒登可夫（Anatol Stodentkov）被捕。當秘密警察搜查簡德勒寓所時，三人正在草擬抗議蘇俄當局壓迫捷克自由派份子的文件（事在武

裝侵捷之前），乃以持有、複印并散發反蘇文學作品被起訴，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經列寧格勒法院宣判，瓦齊夫斯基監禁四年、簡德勒三年、司徒登可夫一年。而最近，薩哈洛夫也被解除了幾項高級職務。

## 五 融雪——結冰

史達林死後，一九五四年五月起，蘇俄文藝雜誌「旗」（Znamya）上連載了愛倫堡（I. G. Ehrenburg）的中篇小說「融雪」（國內譯「解凍」），於是世界人士，也期待着蘇俄文藝界乃至整個社會，會慢慢進入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在黑魯曉夫時代，也有過杜定采夫（V. D. Dudintsev）的「不僅僅為了麵包」、巴斯特納克（B. L. 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等事件，和一九六二年底、一九六三年初的文藝整風，但黑魯曉夫究竟未曾把作家大量判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還核准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葉伏圖辛科名噪一時的詩——「史達林的後繼者」。那詩裏說：

「後繼者們——

在別墅修剪玫瑰枝的

心底自許是

偽裝的隱棲；

在講台貶抑史達林的

夜裏吟味着

過去的回憶；

身受心臟麻痺襲擊的

也決非偶然，

因為這個時代

對他們並不有趣！」

當時，布加寧在剪玫瑰枝，柯茲洛夫（F. R. Kozlov）受了心臟病的襲擊。而今呢？連特准這首詩問世的黑魯曉夫本人也被趕下台。於是，史達林的後繼者們就再度抬頭。

蘇俄新政權從一九六五年五月起，就致力恢復史達林主義，一九六六年起將作家監禁判刑。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安德羅波夫（Y. V. Andropov）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那說明秘密警察

的權力確已提高。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布里茲涅夫警告蘇俄知識份子「思想意識不够成熟」，四月九、十兩日的蘇共中央全會要求嚴格統制思想。同年十一月間，決定「加強民警工作」，同時將九年前改爲社會秩序保衛部的內務部恢復原名。十二月間從最高蘇維埃到基層的市蘇維埃，普遍成立「青年問題常設委員會」。一九六九年一月，又通過「監察工作條例」，加強對人民的控制。這些措施，甚至使毛共也斥之爲「特務統治」，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暴政。

捷克事件之後，蘇俄知識份子中極端保守派也乘機抬頭。蘇共中央候補委員的詩人格力巴契夫(N. M. Gribachev)、兒童文學家米哈爾科夫(S. V. Mikhailov)等，自願作政府的代言人。文藝雜誌中，保守派的「十月」(October)，也向自由派的「青春」(Youth)開火。而莫斯科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區，正準備進行文藝整風。該區是蘇俄文化、藝術、出版、新聞設施的中心。一九六八年十月，該區黨委會全體會議，警告「文化機關內的黨組織，僅從事不充分的活動」。從「新世界」、「戲劇」、「文學報」到莫斯科市文化當局、藝術大學以及影劇、藝術從業員等，都受到指責。並且通過決議，要求各文化機關的黨細胞要加強思想活動。

如果說黑魯曉夫的蘇俄，稍稍透露過一些「融雪」的氣息，那末，而今布里茲涅夫的蘇俄，就及已進入結冰時期。

不過，蘇俄老早就已有了地下雜誌，被判刑的格蘭斯柯夫罪名就是編輯地下雜誌「不死鳥(Phoenix)——66」。其他如「布美蘭」(Boomerang)、「燈塔」(Mayak)、「S. M. O. G」等等，名稱衆多，不一而足。在蘇俄不能合法出版的文學作品、論文、抗議書之類，都會在地下出版。那通常是打印本，但在流傳中旁人會加以複印，因此份數就可以幾何基數式的增加，並且可以暗中帶到國外，而這些非合法出版的作品，往往是最受歡迎且真正具有價值的。

處在鐵幕裏的知識份子，除去少數御用文人，一般的心靈都是悲哀的、苦痛的，而蘇俄的知識份子，其悲哀、苦痛尤甚於其他共產國家的同業。因此，他們往往就更不願屈服，更具有「反叛」性。他們真能爭得自由嗎？那不僅靠他們自己努力，也關係到蘇俄國內和國外的政治氣候。

## 蘇俄知識份子的「反叛」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印 行

#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耀

尹慶耀先生巨著「歷史寫下了答案」業已出版，本書係針對共產黨宣言一百卅年來，共產主義何以失敗？共產運動因何分裂？世界經濟如何發展？以及國際政治如何演變等靡不論及，著者握有翔實史料及精確數字，並以客觀觀點作精闢的論著分析，記載了歷史所寫下之正確答案，為當前研究共產主義極具參考價值之學術巨著。

本書凡五百五十餘面，卅四開本，平裝一厚冊，每冊定價新台幣捌拾元（航寄另加郵資），讀者可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本所出版組洽購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訂購當即寄書。